

古龍

著

多情劍客

(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



劍俠柔情

古龍 著

(一)

(豫)新登字 05 号

剑侠柔情

古龙 著

责任编辑 王 玮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8 印张 76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10000 册

ISBN7-5348-1138-4, 1·521 (全四册) 定价 26.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龙争虎斗	(1)
第二章	风雨如晦	(50)
第三章	地险人凶	(102)
第四章	勾魂怪客	(152)
第五章	毒中之圣	(202)
第六章	以毒攻毒	(250)
第七章	万方流毒	(299)
第八章	情深恨深	(349)
第九章	智计百出	(398)
第十章	再世为人	(450)
第十一章	重振雄风	(504)
第十二章	楼头鏖战	(555)
第十三章	完成任务	(605)
第十四章	谁入地狱	(656)
第十五章	神功比斗	(708)
第十六章	智拯群雄	(760)
第十七章	古堡探秘	(812)
第十八章	勇战六甲	(861)
第十九章	斯人憔悴	(910)
第二十章	自投罗网	(958)

第廿一章	全在算中	(1007)
第廿二章	君子可欺	(1054)
第廿三章	相逢如梦	(1102)
第廿四章	绝谷风云	(1139)
第廿五章	挂剑铸情	(1179)

剑侠柔情·第一章

第一章 龙争虎斗

大道上一股尘土，在朝阳下风驰电掣般向前疾卷。尘影中依稀可见乃是一辆轻巧马车，由两匹骏马拖行。此地乃是徐州地面，沿着这条大路一直前驰，大约三里左右就是名震武林的“龙虎山庄”了。

驾车的是个丑陋壮汉，手挥长鞭，动作迅快有力。

他忽然回头大声道：“前面半里左右有道石桥，只可容双骑驰过。那石桥靠我们这一端分为两条大路，目下另一条大路之上，有一骑飞驰而至，似是有心抢先在我们到达之前，越过石桥。……”

他一面大声说话，一面频频转回头瞧着，手中长鞭不断挥动，发出裂帛似的刺耳声响。马车飞驰速度更快，眨眼间已离那道石桥不及三丈，但同时之间，左面那条大路上，蹄声如雷，尘土中一骑飞掠而至。以双方的速度，恰好是一齐冲上石桥。但问题可就发生在这里。如果双方都不相让，三匹马势必被挤在石桥的青石栏干之内，不但马匹有挤死的可能，大概马车也得翻跌出桥外，至于那个骑士，也是不死则伤。

这一刹那间，双方不约而同勒住去势，那三匹马登时响起一片挣扎急嘶之声。由于双方速度极快，因此虽是及时刹住，却都到了石桥边。马车上的丑陋大汉喝道：“真真

混蛋，你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在他侧边数尺远那一骑士冷冷哼了一声，扬目向这丑陋大汉和这辆车上下打量，这位骑士长得修眉朗目，面如冠玉，年约二十三、四，身上一身青布长衫，已显得甚是破旧。这时胯下骏马独自腾趾喘嘶，一望而知此马不但脚程奇快，而且性子极烈，若非具有上乘骑术之人，休想驾驭得住。那丑陋大汉多看了几眼之后，心中甚感迷惑，猜不出对方丝毫来路。

那青衫少年哼了一声，便不再言语，丑陋大汉洪声道：“你可是龙虎山庄之人？”

那青衫少年摇摇头，道：“不是！”

丑陋大汉接道：“不管是不是，都给我滚开，不然的话……”

那青衫少年一拎手中缰绳，胯下的马立刻向前冲去，丑陋大汉怒喝一声，健腕一翻，长鞭发出“唵”的一声，宛如灵蛇般迅急扫去。这一鞭不但力道劲厉，而且辛辣异常，竟是向马头拦扫。若然被他抽中，这匹骏马非立毙鞭下不可。那青衫少年陡然左手勒缰，上半身却向右边斜截，右手伸处，就在鞭梢快要抽中马颈之际，一把抓住。这一手迅快利落，显然是冲锋陷阵时护卫马匹的上乘身手，武林之中，罕曾得者。丑陋大汉不由得怔了一下。左手一抖缰绳，两匹骏马立刻冲前几丈，然后急兜回来停住，那辆马车恰好横塞住石桥通路。

青衫少年抓住鞭梢，冷冷喝道：“你这人真真横蛮不过，这一点小事，也值得向我坐骑施以毒手么？”

丑陋大汉跳落地上，指道：“小子下来，否则就拖你落马……”

青衫少年剑眉轻耸，朗目之中陡然闪出凶光，微微一晃，已飘落地上。

丑陋大汉洪笑一声，道：“小子真有种……”话声中蓦然振腕猛甩长鞭，似是想夺回长鞭，抡扫对方。青衫少年五指一紧，马步微沉。只见那策长鞭在两人手中绷得笔直，但谁也不曾被夺出手。

青衫少年沉声道：“你到龙虎山庄找谁？”

丑陋大汉这才知道对方当真不是易举之辈，但他心中虽是暗加警惕，口中仍然暴声应道：“这龙虎山庄有什么人好找，自然是我司徒峰啦！”

青衫少年哼了一声：“我正好也要找他。”

丑陋大汉已用力猛夺两次，仍未夺回长鞭，这时突然松手丢了长鞭，迅快掣出背上长刀，疾跃上去，迎面猛劈。那青衫少年也丢掉长鞭，横跃数步，避开他这一刀，厉声道：“你如果再横蛮无理，可别怪我出手反击……”

丑陋大汉纵声长笑道：“好小子！你接得住伍大爷十五招刀法的话，就算你赢……”

青衫少年随手在路边折了一截树枝，朗目之中又射出凶光，冷冷道：“很好，我要瞧瞧你十五招刀法有什么出类拔萃的能耐……”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也无。这青衫少年不但腕指之力特强，而这刻竟然折枝当剑，准备抵挡对方锋快长刀之举，分明是内家高手无疑。

丑陋大汉暴笑一声，道：“折枝当剑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一手唬唬别人，也许管用。看刀……”他踏中宫，走洪门，迎面一刀劈入。但刀锋微偏，暗寓奇正相生之妙。

青衫少年修眉一皱，疾然横跃数尺，冷冷道：“果然有点门道，怪不得这等狂暴横蛮……”

丑陋大汉跟踪扑去，刀风呼啸而响，光华盘旋刺劈，招数奇奥辛辣。那青衫少年顿时被层层刀光圈住，只见他轻登巧纵，腾挪闪避。间中挥枝发招，避开敌刀，虽然处在挨打被动之势，但一时三刻之内似乎尚不致于落败。眨眼之间，双方已激战了七八招。那丑陋大汉越战越勇，长刀之上隐隐发出风雷之声，但青衫少年依然能够闪避封拆，宛如水涨船高，局势不见得更劣。

看看又战了四五招，青衫少年有三四次出招封拆，手中树枝明明被对方长刀砍中，却不曾被那锋快异常的长刀削断。马车帘子微微一动，闪出一道人影，落在战圈侧近，身法是轻灵迅快。这道人影落地现身，却是一个佩刀侍婢，年约十七八岁，面貌丑陋，却穿一身红衣。

她高声道：“伍爷，这厮一身武功乃是二十多年前突然从武林消声隐迹的桓公公嫡传心法……”她说到这里，那个青衫少年面上泛起惊讶不禁之容，他心神一分，险险被姓伍的丑陋大汉长刀攻入。只见他突然振腕抽扫，挥枝如剑，奇招迭出，“刷刷刷”一连三招，把丑陋大汉迫退了四五步之多。

那红衣丑婢高声道：“伍爷请改用反式，以左掌护身，但不必伤他性命。”

青衫少年诧异忖想道：“看这女子一身侍婢装束，而且

口口声声称此人为伍爷，身份自是低了一等。可是她却出言指导此人变化打法甚至命他不得伤我，这种情形，实在教人费解？”正在转念之际，那丑陋大汉已变化刀法，招数均是反转过来施展，这一来虽是手法怪异难测，但力道难以贯足，而且破绽甚多。不过当青衫少年接战之后，这才感到对方这一路反式刀法，令人蹙扭难防，而对方的右掌，总是抢先一步，封住破绽。

他一连抵挡了四五招，便显得手忙脚乱，耳中猛听那红衣侍婢在一旁喊了一声“着”字。果然手中一震，那截树枝，被削掉大半截。丑陋大汉刀光飞洒，紧密追攻，忽地一掌击中他的右肩。青衫少年一面运功抵御，一面借势卸力，急急倒退。一直退了几丈，才站稳身躯。他被对方这一掌打得俊面变色，羞愤交集。不过却没有受伤，可见得他一身真实武功，委实高明之至。

那红衣丑婢跃到他面前，冷冷道：“请问你贵姓大名，前赴龙虎山庄有何贵干？”

青衫少年怒形于色地瞅住她，嘴唇紧闭，似是不愿置答。红衣丑婢接着道：“尊驾气量未免太小，竟然如此忿恨，同时也不敢见示姓名，可谓胆小如鼠！”

青衫少年受激不过，厉声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桓名字便是。至于前赴龙虎山庄之故，却不能告诉你……”

那红衣丑婢嘻嘻一笑，表示心中满意。她不笑时已够丑陋，这一笑之下，露出一排焦黄板牙，更加丑恶可厌。她转身直奔马车，转眼间已钻入车厢之内。那个姓伍的丑陋

大汉亦已跃上马车，长鞭一挥，驱马过桥，青衫少年见他们行动怪异，更不知车厢之内是否还有别的人。当下也纵上马背，紧跟着那辆马车，直向座落在山环中的龙虎山庄驰去。

那龙虎山庄庄前有道河流，形成天然屏障，庄子建于山环之中，分为左右两进屋宇，一望而知这座山庄取名龙虎，必是代表两个人，是以庄中屋宇也分为左右两进。河上又有道石桥，目光从桥上越过，便是一片布置幽雅的园林，那左右两进屋宇的大门都隐没在花卉树木之后，那辆马车及青衫少年这一骑直渡石桥，刚刚驶过，两名壮汉从树后闪出来，拦住马车去路。

姓伍的丑陋大汉勒住缰绳，厉声道：“此地可是龙虎山庄？”

那两名壮汉都露出微怔之色，右边的一个缓缓道：“此地正是龙虎山庄，尊驾高姓大名？有何贵干？”

那丑陋大汉道：“大爷姓伍名放，你们快滚回去，叫司徒峰出来答话……”

两名壮汉神色变动，其中一个双目一瞪，朗声大喝道：“好小子，你竟敢到这龙虎山庄撒野卖狂，简直是活得不耐烦啦！”

旁边有壮汉扯一扯他的衣袖，道：“等我来说……”

他接着向那丑陋大汉伍放道：“朋友明知此地乃是龙虎山庄，并且指名要见峰大爷，不知是不是以前旧识，特来寻他？”

伍放冷笑道：“哪有这许多废话！”

那壮汉道：“如果朋友不说清楚一点，却教我等怎生入内通报？”

伍放凶睛一突，正要发横，车厢内突然有人掀帘出来，却是那名佩刀的红衣丑婢。

她哼了一声，道：“你们人内告诉司徒峰，可说是二十年前滇北玉龙山见过一面的故人来访……”

那两名壮汉齐齐哦了一声，转眼向车厢中望去，但车帘深垂，目光无法望透。人家既然说出是二十年前滇北玉龙山见过的故人，来历已明，他们自应入内通报的。但这两名壮汉却不移步，互相对望一眼。

左边的壮汉突然大声道：“请姑娘转问贵上是否二十年来一直居住在滇北玉龙山上？”

那红衣丑婢眉头一皱，道：“你们当真不知进退，我家主人岂是随便就与低贱之人答话的？”

两名壮汉不禁怔了一下，继而涌起怒容。

右边的壮汉冷笑道：“姑娘也不打听打听，龙虎山庄中的人，在江湖上，哪一个不是受武林同道敬仰尊崇？假如你们存心来此惹事生非，我等两人虽然算不了什么人物，但也不容你们猖狂撒野……”

红衣丑婢在鼻孔中哼一声，道：“就烦伍爷略施手段，教这两个无知之辈吃点苦头！”

伍放长笑数声，长鞭一挥，鞭梢宛如灵蛇制动，直向那两名壮汉卷去。两壮汉齐齐高声大喝，倏地分开，身法相当迅快。鞭梢电掣般卷到右边那人，这壮汉急举掌劈击。哪知掌力未到，鞭梢已缩回去；疾扫左边之人。左边的壮

汉身形微侧，使出擒拿手法疾然抓去，微听“啪”的一声，这名壮汉右小臂上衣袖已裂，皮肤上，现出一道红印，原来已被鞭梢抽了一下，却未曾拿住。丑陋大汉伍放狂笑声中，二度挥鞭进击那两名壮汉。谁知这一回那两人都不燥不急进地出手擒拿他的长鞭。仅仅拳打掌劈，震开鞭势。因此伍放一连挥击了四五鞭，却徒劳无功。

那红衣丑婢移步走到车厢旁边，站立一下，似是凝神倾听车厢中人的吩咐，接着便走回原位，道：“伍爷，你的鞭法对付不了龙虎山庄的秘传武功，何不弃鞭用掌？”

伍放大声道：“你说得有理……”倏地丢掉长鞭，一跃下地，迳向左边的壮汉扑去。那青衫少年桓宇勒马站在马车之后，不言不动，不知底细之人，定然以为他是保护马车之人。伍放这一弃鞭用掌，形势直转。七八招过去，伍放大喝一声，其中一名壮汉应声跌开四五尺远的地上。剩下一名壮汉仍然奋勇抵拒。这名壮汉出手招数不但精奇奥妙，而且显出一派磊落风度，一望而知他学的乃是名门正派的功夫。

但双方功力悬殊，不到三招，伍放晃身抢入，健臂疾伸，五指已扣住那壮汉脉门。战事立时结束，伍放狂笑一声，道：“凭你们手底这两下子，就敢拦阻伍爷，当真太不自量力……”

忽然一道人影从树影中纵出，落在伍放对面，此人落地现身，却是个身穿杏色长衫，五官端正，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这人落地之后面上微含怒意，但仍然不出恶声，抱拳道：“尊驾何故与敝庄晚辈动手？”

伍放两眼一瞪，厉声道：“他们不识进退自取其辱，你如果是懂事的，即速入内去把司徒峰叫出来！”

那中年人微微一怔，随即恢复如常，缓缓道：“尊驾要见敝庄峰大爷，请先释手，区区还有话说！”

伍放健腕一抖一推，那名壮汉不由自主跌开数尺以外。伍放道：“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速速把司徒峰叫出来——”

那中年人缓缓道：“区区荆修善，目前掌管龙虎山庄，是以尊驾如若要在敝庄寻人，此刻算是找对了人啦！”

伍放哦了一声，道：“你既是姓荆，这样说来，必是这龙虎山庄龙魄荆浩后人了？”

荆修善颌首道：“尊驾说得不错……”这时，已有一名壮汉挣起身，向他说出伍放之名，以及他们自称二十年前滇北玉龙山人来访的话。

荆修善看这阵仗，对方既是自称故人，但无疑是外头仇敌寻上门来，当下神情转冷，道：“请伍兄转贵上，就说是来得不巧，峰大爷目前不在庄中，同时不妨转告一声，那就是二十年以来，江湖上已无人再驾临敝庄过访峰大爷……”

伍放疑惑地皱一皱眉头，道：“他当真不在庄中？”

荆修善面色一沉，肃然道：“敝庄峰大爷侠名震动天下，武林中有谁不知，他若在庄中，决不至于不敢见客！”

伍放嗯一声，道“这也是道理……”

正要转身，那红衣丑婢已举步走过来，道：“敝上说荆爷话中似乎隐含别情，只不知司徒峰不在庄中，是否暂时

外出？抑是出外已达二十年之久？”

荆修善道：“烦姑娘上复贵上，敝庄峰大爷离庄至今已达二十年，目前下落无法奉告！”

红衣丑婢转身走到车厢旁边，聆取训示。马车后面的桓宇按辔挺坐，面上全无一丝表情。

荆修善不禁打量他几眼，接着向伍放道：“敢问伍兄，那一位骑士高姓大名？”

伍放道：“他姓桓名字……”

底下的话还未说完，那红衣丑婢业已回转来，大声道：“荆爷小心，婢子奉命领教贵庄秘传武功……”她话声一落，微一举步，已到荆修善面前。

荆修善微一怔神，脚下横移两尺，正要开口。那红衣丑婢已出手发招，只见她掌势快如闪电，一出手就接连进攻了四五掌之多。她的掌势轻迅诡异，与那伍放的沉雄威猛相比迥异其趣。荆修善又闪开数步，突然劈出一掌，掌力起处，发出呼啸之声，可见得他内力之深厚，远非适才两名壮汉可比。红衣丑婢似乎也知道对方不是易举之辈，丝毫不敢张狂骄漫，急急出手封拆。两人一下子迅急搏斗起来，各出奇招，忽攻忽守。这红衣丑婢的手法诡异绝伦，完全是暗劫偷袭的偏锋路数。荆修善则长衫飘飘，一派潇洒儒雅气象，不论是身法或招数，其中虽有威猛及轻灵两种不同路数，但都是光明坦荡。

马车后面的桓宇忽然跃下马背，移步走到马车旁边，不看场中激斗，却凝目注视着车帘。从他的神情举动，大有伸手掀帘瞧看车厢内之人的意思。那道车帘遮的甚是严密，

他只恍惚见到厢内似乎有个白色人影，其余如面貌等都看不清楚，甚至辨认不出是男是女。他凝目看了一阵，车厢内毫无动静。

伍放忽地回首瞧，厉声道：“桓宇，你想干什么？”

桓宇举手一挥青衫，徐步走开，竟不置答。这时，荆修善与那红衣丑婢已激斗了二十余招。那红衣丑婢年纪虽轻，但举手投足之间，功力异常深厚，同时怪招层出不穷，荆修善直到此时，仍然占不到丝毫上风。旁边的两名壮汉是想不到单是这个婢女就这等厉害，面上不禁流露出骇然之色。

他们又激斗了十多招，园林内出现三人，一个是身躯伟岸的紫面大汉，另外两个均是五官端正的十八九岁少年。他们骇然停步看了一会，便冲过来。两名壮汉立即把事情始末告诉他们，那两个少年都流露出忿怒之色，但紫面大汉却审凝深思。荆修善突然变化招数，左掌右拳连发数招。

他的掌势轻迅灵翔，拳招则威猛如虎。顿时把红衣丑婢迫退数步，他朗声道：“姑娘一身武功令人佩服，但如若缠战不休，别怪荆某手下无情……”

红衣丑婢冷笑道：“你有什么本事，尽管施为，难道我还怕你不成？”

荆修善喝一声“好”字，猛吸一口真气，身形是微微涨大，神态威猛。

红衣丑婢毫无惧色，冷笑哂道：“这就对了，你想不施展龙魂虎魄这两种秘传武功，就打发我们出庄，焉有这容易……”

两人正要再度交手，忽听到一边喝声迭起，不禁一齐转眼望去，恰好见到那两个少年齐齐出手向桓宇攻去。那两名少年身手不俗，招数进退之间，显出威猛灵劲两个特点。身着青衫的桓宇此时未后退，绕着马车打转，除了脚法奇快以外，可看不出真正武功的深浅。

一旁的丑陋大汉伍放见那桓宇被两名少年追逐不休的情景，心中不禁泛起同仇敌忾以及技痒难忍的情绪，突然大喝一声，大踏步冲上去，恰好放过桓宇及另一个少年，却拦截住另一名年纪较长的少年，“呼”地一拳劈去。他的拳力沉雄劲厉，不比等闲，那少年右手使一招“勾蜂引蝶”，掌势罩住这股拳力，向横侧勾开，右手捏拳，寻隙攻敌。哪知他这一记勾消手法竟不曾完全奏效，被伍放铁拳加劲一冲，登时倒退了四五步之多。

伍放仰天长笑一声，道：“龙虎山庄在武林中的地位尊如泰山北斗，哪知庄中尽是盗名欺世之辈……”

那少年面色一变，尽是愤激之情，厉喝一声，奋身猛扑，只见拳打掌劈，手法精奥，招招不离对方身上大穴。伍放也用迅快手法拆卸，待得那少年一口气攻了七八招之后，知他锋锐之气已失，立时运功反击。两人拳风掌力只激得四下砂石溅飞，草木偃伏。伍放功力深厚劲厉，这一出手反击，顿时把那少年迫得连连倒退。

转瞬之间，桓宇又奔回来，尾随追赶的那个少年一看伍放占尽上风，神色一变，舍下桓宇，掉头向伍放扑去。桓宇面上神色毫无变化，似是这些场面变化一点也引不起他心中波澜。伍放此时拳打掌劈，威风凛凛地对付两名少年，